

A traditional Chinese portrait of a man with a beard, wearing a white robe and a black scholar's cap, set against a light background with faint ink washes.

朱彝尊 文学思想研究

李瑞卿 著

A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n ink and wash, featuring misty mountains, a body of water, and various trees in the foreground.

京华出版社

朱彝尊文学思想研究

李瑞卿 著

京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彝尊文学思想研究/李瑞卿著. -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7.3

ISBN 7-80724-333-3

I. 朱… II. 李… III. 朱彝尊(1629~1709) - 文学思想 - 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651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朱彝尊文学思想研究

编 著:李瑞卿

出版发行: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84241642(发行部)

(010)64259577(邮购、零售)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编辑部)

E-mail:jinghuafaxing@sina.com

印 刷:北京科普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193 千字

印 张:8 印张

印 数:0001—1500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724-333-3

定 价:18.0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序

瑞卿和赵建章是我在退休前带的最后两位古代文论博士，此后虽然还有以我的名义招的学生，不过，我已经不再管了。瑞卿入学后一直非常努力，由于他原来是教古代文学的老师，对古代文论接触并不多，尤其对清代的诗文也并不是很熟悉。朱彝尊是清代的大家，和王士禛一起成为康熙时期声名卓著的诗人和文学家，人称“南朱北王”。然而，他们两人在文学思想上的特点不同，王士禛重才情，朱彝尊重学问；王士禛提倡清远，朱彝尊提倡雅正。两人也有共同之处：都注重学唐，崇尚天成自得。可是，由于两人诗学旨趣的差异，在如何学唐和如何获得天成自得境界上，也是各有自己主张的。朱彝尊在诗、词、文各个方面都很有成就，同时也是一个学者。他著作丰硕，有关的资料也非常之多，瑞卿选朱彝尊的文学思想做博士论文，开始我是比较担心的，怕他啃不下这块硬骨头。但是他有非常强的自信心和意志力，以乐观的心态全力去拼搏，碰到困难他没有任何的畏难情绪，总是主动迎上去克服它。他终于把握准朱彝尊文学思想的特点，而且作了相当细致而深入的剖析。在这个过程中，他很虚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断地补充修改，论文不仅通过了，而且得到参加答辩的老师和专家的赞扬。我很钦佩他的这种精神和毅力，我以为这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来说，是他能否使自己走上成功之路的关键所在。瑞卿毕业后，在繁忙的教学之余，

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果。现在他的论文经过认真的修订即将出版，我真的是非常高兴！一个年轻人要有顽强的拼搏精神，这是很不容易的，而更为可贵的是，他能一直把这种精神坚持下来，从不懈怠。我相信他一定能在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使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愈走愈宽，攀登上瑰丽的学术天堂。

张少康

2006年11月于香港宝马山

引言

文学是在一定的文化土壤上生成的精神产品，也是作家个人才性和品格性情的表现。作家可以自由地用语言描绘幻想，编织梦境，大胆地向世界展露自己的风采；作家也可以是一个站立在天地之间的人，与天地共生，与日月齐光。刘勰说：“仰观吐耀，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原道》）这样的作家能够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虽然刘勰认为孔子以及上古先王才可以如此，但他为后人树立了一种理想，那就是为了民生疾苦而立言。对于作品而言，历代的理论家和创作者可能都在思考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我们认为那些以情动人，让读者在饱满的情感、奇丽的想象中与作者一同遨游于艺术的天空的作品是好的作品；那些或是揭示天地万物奥秘，或是反映社会众生群像，或是纵观历史风云，或是去揭示灵魂和内心深处波动，或是去歌咏生命本身的作品是好的作品；还有一种作品，或是慷慨悲凉，或是怅然失志，或是刚直不阿，都能以高贵的品格深深地将读者感动，这种作品就是被刘勰称之为有“风骨”的作品。风，就是气，也是韵；骨，是气格，也是指骨相，最初运用在品评人物之中，风骨即指自然禀赋。靠自然禀赋来品评人物，这是一种针对世袭制度、等级秩序的进步思潮。但是魏晋人并没有只从纯审美的角度去鉴别人物，去品评诗歌，而是给它融进了社会因素，融进了一种比自然魅力更加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人格精神。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

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刘勰认为有风骨的作品可以很好地继承作为六义之一的“风”的精神，即一方面反映民情，教化民众，一方面表现自己的气格。张少康先生评价刘勰这一思想及其影响时说：“从六朝到盛唐时文学思潮中对‘风骨’的推崇，不仅仅是对一种艺术美的追求，而是有着很深刻的文化思想背景的，它上承先秦两汉时期‘发愤抒情’、‘发愤著书’的传统，下启‘为民请命’、‘不平则鸣’的奋斗精神，是先进的知识分子所理想的有强烈正义感、始终不屈服的人格精神的表现……”^①此论诚然，这是中国儒家诗学理论中永恒的精神，也是历代儒者追求的诗学理想。

1644年清军入关结束了明王朝的统治，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风尚、习俗等都为之一变。这是一个天崩地解、急剧变革的时代，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一个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文人武士为了挽救走向灭亡的王朝竭尽全力，甚至杀身成仁，而明朝灭亡的命运最终难以更改。知识分子在思考明朝灭亡的原因，他们认为明朝的灭亡与儒学没落、空疏之学炽热弥漫有关，于是，在思想界普遍出现了回归六经、重视实学的思潮，儒者的人格在这个时代依然得到重视。清朝皇帝对儒者给予很高礼遇，对忠于明王朝的臣子彰表他们的品节，对隐逸在野的遗民也心存敬意。可是，他们重视儒学是出于统治的需要，对于遗民的欣赏也是看中了遗民对朝廷的忠诚。对作为诗人的遗民、或是年轻的新一代汉族诗人，却总是戒备着和防范着，曾经风起云涌的文学社团活动在顺治后期就开始明令禁止，诗人下笔行文时也总是战战兢兢，

^① 张少康《六朝文学的发展和“风骨”论的文化意蕴》，见《夕秀集》，华文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

生怕冒犯了朝廷，更不敢触及敏感的话题。在这个时代里，那种高风跨俗、风骨铮然的作品几乎没有，诗人们或是歌吟着亡国之后的愁情，或是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纯粹艺术。朱彝尊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但是，艺术创作中风骨的缺席并不代表着这种精神的消失，它可能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朱彝尊在其经学思想和诗学思想中重新提到这一品格。他主张诗歌宗经重道，经世致用，他褒扬儒者的关注现实、独立自由、至大至刚的人格精神。这是比较可贵的。虽然由于清代具体的社会政治实际决定了诗人不可能写出个性张扬、风力劲健的作品，但是，朱彝尊对儒者精神的提倡却为评价诗歌提供了依据，尤其是以此为参照，他对明诗作了成功的批评，延续了明诗歌中的儒者精神。同时，由于这种精神在当世难以找到履践的土壤，所以对圣贤君子品格的追求便回到书本之上，朱彝尊的重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重学”不是指简单地积累学问，而是重圣贤之学。当然，他的思想是具有弹性的，他在对经典的解释中还发掘了有益当世统治者的精神资源，比如，重视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道，重视文学的有益世道人心，以及颐情养性的功能。总之，朱氏的文学思想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在新旧朝的夹缝中进行着的文学思考，具有着较为丰富的内涵。

与朱彝尊同时的诗人还有王士禛，他们是康熙时期在文坛富有盛名的文学家，有“南朱北王”之称，两人文字交往虽然不多，但能互相推奖，彼此欣赏，像两颗耀眼的明星一样在康熙诗坛一起闪耀。在他们身上都典型地反映了明末清初以来诗学在康熙时期的转型。不过，两者在诗学上还是存在分歧的，王士禛重视神韵，朱彝尊重视宗经，希望作品中灌注儒者精神；王士禛希望作品空灵而有艺术趣味，朱彝尊则主张道德的感染。两者在清代各有风采。但是在当代的文学理论中，人们对意境、神韵等概念投入了巨大的热情，

特别青睐超远玄妙、趣味无穷的美，而对中国古代文论中重视现实、重视个性品格的诗学精神却有些冷落，我们研究朱彝尊就是想知道他在那样的文化政治环境下是如何继承发扬儒家诗学的。

重视发扬儒者精神、追求文学的道德美是朱彝尊文学思想的基本风貌，他比较好地处理了宗经与抒写性情的关系，并且建立了以宗经、重骚为主的价值体系，提出了以醇雅为核心的文学审美观念，同时，对唐宋之争、明诗评价都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意见。本文共分四章，从其生平思想、文学基本观念、诗歌史论、文学审美观念等四个方面来论述。

第一章考察朱彝尊的生平与思想。本文将其分为少年、游幕、仕清、归田四个时期，笔者认为朱彝尊经历了少年时的浪漫迷茫、游幕时的失意、仕清时短暂的得意、晚年归田时的闲适等几个时期，而贯穿其一生的是对经学的热衷与对性情的肯定。有关朱彝尊的儒学思想，本文认为，疏离政治、关注六经、反对宋儒空谈玄理和以己志说经，推崇孔子及其弟子、发扬圣贤精神是其基本特点。而这一思想是其宗经重道文学思想的前提。

第二章探讨朱彝尊的文学思想。本文认为，宗经重道、本乎自得是朱彝尊文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对“宗经重道”、“本乎自得”的内涵作了探究，并讨论了两者的关系。为进一步理解其文学基本思想，分别对其文论、诗论和词论进行考察。“修辞立诚”、“不得已”之情、宴乐之情分别是朱彝尊文论、诗论、词论的主要内容。朱彝尊对“诗骚”传统作了继承与发扬，他主张美刺，主张发扬离骚精神，肯定诗歌的怀友感旧价值，认为词虽小道，也可通离骚、变雅之义。

第三章主要阐述朱彝尊的诗歌史论与文学审美观。首先考察朱彝尊对唐宋诗之争的态度。朱彝尊主张兼综唐宋、多师以为师，但

仍以唐诗为正宗，并特别推崇杜甫。这一思想对平息唐宋之争，重新认识唐诗，形成清诗风格具有意义。其次考察了朱彝尊对明诗的分期、明诗正变的态度，以及对明诗流派的批评，并与钱谦益作比较。朱彝尊认为明诗八变，其中以弘治、正德为盛，肯定了李梦阳为主的前七子的文学史地位，对刘基、公安、竟陵、其它流派作了批评，他与钱谦益在论明诗上的区别是，前者重视《诗经》精神，以及诗歌内在传统；后者重视个人灵心，在批评中偏见较多。可以看出，朱彝尊的《明诗综》是一部建立在一定诗学思想之上的立论比较精审、具有一定见解的著作。

关于朱彝尊的文学审美观念。首先考察其醇雅观念。朱彝尊认为醇雅是个人人格和学养在诗歌中的表现，它通过雅正简洁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并将它与王士禛的神韵说作比较。醇雅是儒者追求的诗歌境界和人格境界，神韵则是诗人追求的诗歌妙境，是对世界的感悟。醇雅以人格感人，神韵则以睿智动人。其次，对以“清越”为主的一组“清”概念作了阐释。朱彝尊“清越”中渗透着七子派的一些色彩，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清”的现实批判精神，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醇雅作为一种强势美学观念对它的改造。

目 录

序	张少康 (1)
引言	(1)
第一章 朱彝尊的生平与思想	(1)
第一节 朱彝尊的生平与创作	(1)
一、吾生命不辰，早岁去邦族——朱彝尊早年经历	(3)
二、驰逐万里路，历游贵人幕——游幕生涯	(14)
三、入直居人后，投林在鸟先——仕清时期	(24)
四、吾自著吾书，吾自怡吾情——归田时期	(28)
第二节 朱彝尊的儒学思想	(34)
一、回归六经，尊汉儒注疏	(35)
二、尊崇孔子及其弟子，发扬圣贤精神	(50)
第二章 朱彝尊的文学思想	(62)
第一节 朱彝尊的文学观念	(64)
一、宗经重道，倡导经世致用精神	(64)
二、本乎自得，反对规仿古人	(73)
第二节 朱彝尊的文论	(82)
一、六经为源，立诚修辞	(82)
二、建立古文谱系	(88)
第三节 朱彝尊的诗论	(101)
一、主张美刺	(103)

二、乐教说	(110)
三、离骚之义与怀友感旧	(119)
第四节 朱彝尊的词论	(133)
一、尊体意识	(135)
二、词源论	(144)
第三章 朱彝尊的诗歌史论与文学审美观	(152)
第一节 论唐宋诗之争	(152)
一、融合唐宋,多师以为师	(152)
二、以唐为宗及其宗唐论内涵	(162)
第二节 朱彝尊对明代诗歌的批评	(166)
一、论明诗的流变	(168)
二、论明代主要作家和群体	(177)
第三节 醇雅论	(196)
一、醇雅论	(198)
二、醇雅论和神韵说比较	(208)
第四节 清越论	(218)
一、“清”概念溯源	(218)
二、“清越”的内涵	(226)
后记	(242)

第一章 朱彝尊的生平与思想

第一节 朱彝尊的生平与创作

朱彝尊是清代前期在文坛享有盛誉、有着突出成就的文学家。他与王士禛领袖文坛几十年，有“南朱北王”之称，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在诗歌方面，他被后人尊为浙派始祖之一；在词的领域，他被认为是浙西词派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在文学理论领域，他能自成一家，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对清代的理论建设贡献巨大。这位优秀的文学家于明崇祯二年（1629）八月二十一日未时，出生在浙江省秀水县的一坐旧宅第里。

根据朱桂孙、朱稻孙所撰《皇清钦授征仕郎、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检讨祖考竹垞府君行述》，朱彝尊祖先朱煜于明景泰四年，从吴江赘婿于秀水商河陈氏，从此在秀水落户安家，抚养子孙。曾祖父朱国祚万历年间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高祖朱大竞也做过一些官职，到了朱彝尊父亲辈家道已经衰落。其嗣父朱茂晖，字子若，号晦在，承祖荫授中书科中书舍人。其本生父朱茂曙，天启初补秀水学生，甲申后弃去；有子三人，朱彝尊是长子，有两个弟弟，名彝鉴、彝玠。因为晦在先生无子，彝尊过继在晦在先生门下。

朱彝尊的曾祖父地位显赫，人格耿介，《明史》中说：“国祚素

行清慎，事持大体”^①。朱彝尊本人以他曾祖的人格和品行引以为豪，曾引用他人评价说：“先大父文懿公尝过秀水，文恪不出迎，既升堂，先公意不悻。询之，则文恪袍带留质库，方令人取之。叹息不置。其清介如是。诗也非肉食人语，正如冰荷在壑，冷香袭人。”^②这个简单的细节透露出文恪公甘于清贫、注重操守的品格。祖父居官多年，也能够清廉自守，《行述》中说：“出知云南楚雄府事，官舍如僧舍，民爱如慈母。”朱彝尊四岁那年，曾祖母去世，祖父君吁公正在云南任职，听到母亲辞世的消息，却没有路费回家，可见他的清廉。百姓赋写歌谣来赞颂其德行：“清贫太守一世难，百鸟有凤凤有鸾。”^③父辈时虽然家道衰落，但依然保持着书香门第、礼仪之家的风尚；嗣父朱茂晖博览经史、兼综百家，为复社领袖，有《晦在先生集》^④；生父朱茂曙善文章，工书画，早年受知于当世名家，著有《两京求旧录》。根据朱彝尊的记载和评价，他生父是一个安贫乐道的儒者：“弊衣破帽，口不谈天下事，惟与里中耆老，枯棋一局，浊醪数杯，以消暇日。诗不多作，作亦摧烧之，不复存也。”^⑤前辈的行为、品行、学问都对朱彝尊的成长和人格养成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叔父朱茂皖在朱彝尊的生命中也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引导朱彝尊走上了学习六经、反对时文的为学之路。《明诗综》记载道：“先叔父芾园先生行第八，少补学官弟子，远浮名，务实学。

① 《明史》卷240《朱国祚传》。

②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姚祖恩编，黄君坦校点，第4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以下所引《静志居诗话》引语皆出自该书，不另注。

③ 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康熙五十三年木山阁刻本。以下所引《朱竹垞先生年谱》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④ 参考朱桂孙、朱稻孙所撰《皇清钦授征仕郎、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检讨、祖考竹垞府君行述》，录自赵诒深、王大隆辑《丙子丛编》1936年版。

⑤ 《静志居诗话》第714页。

……先后授徒三十余载，弟子著录者百人，彝尊亦从受业。崇祯之季，文尚浮华骈俪，先生独赏嘉定黄蘖生文，以稿相授，既而语彝尊曰：‘河北盗贼，中朝朋党，乱将成矣何以时文为？不如舍之学古。’乃授以《周官》、《礼》、《春秋》、《左氏传》、《楚词》、《文选》、《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为迂，俄而乱不可遏矣。先生诗，质实象其为人。”^①崇祯之际，正好是朱彝尊的童年、少年时期，是他接受知识的重要阶段。朱彝尊在其叔父的影响下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

虽然一个人的出身和他所受的教育与其思想形成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家庭文化环境、长辈的人格德行在一定条件下极有可能产生影响。事实上，在朱彝尊那里，曾祖的廉介、嗣父的博学、生父的安贫乐道、叔父芾园先生的注重实学、反对浮华，都在朱彝尊身上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一、吾生命不辰，早岁去邦族——朱彝尊早年经历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浙江秀水人。崇祯二年（1629）朱彝尊出生。据《行述》记载，朱彝尊天赋很高：“生数岁，屡睹神物怪异之状，从旁者辄无所见，及就塾，书过眼即能覆诵，不遗一字，有神童之目。”朱彝尊六岁入家塾，从小就显示了聪明绝顶的天分和俏皮的性格。一次，塾师胡先生出对子让学生应对。先生说“后稷”，朱彝尊应声而对“王瓜”，对句十分工整，但分明是调侃老师那个庄重的上句，这也是对先王的不敬，老师当时很恼怒，但这个妙对引起其叔父芾园先生的注意，朱彝尊的顽皮和敏捷可见一斑。七岁时，祖母徐安人教他诗韵，懂

^① 《静志居诗话》第715—716页。

得了四声，接着，两个弟弟也先后来到了人间。到十二岁，朱彝尊已经能“读时艺二十余篇，每发一题，下笔千言立就”^①，特别显示出在诗歌方面的才华。这位十岁出头的少年在当地赢得了盛誉，而且被当地人认为是白猿的化身。杨谦在朱彝尊年谱中记载道：“嘉兴道署中向有白猿，时莱阳宋公继登备兵嘉湖，夜窃其衣冠服之，搥鼓升厅事。海宁袁秀才祿留幕中，猿人入卧室披其帟。公命隶卒环守，而猿之往来如故也。一日，先生偕诸昆弟行精严寺，街人争聚观，谓猿方坐钟楼啖果。先生审视，独未之见。”^②

这一时期是崇祯帝在位期间。崇祯帝即位后励精图治，希望挽回王朝颓势，阉党被清除，东林党以及复社成员活跃在政治和文化舞台上。复社领袖张溥主张兴复古学、昌明古道，针对阉党无耻行径而提倡儒家的基本道德准则；重要的是，通过把持科举使复社成员获取功名，进入政治领域。这个时期，阉党余孽势力也不小，他们与复社成员和东林后进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东林党人也乘机向魏忠贤余党报复，朝廷中党争十分激烈。整个社会也表现出危机，湖广、河南、西北地区发生连年饥荒，农民起义在各地出现。从1637年之后，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起义军走向联合，危及明王朝^③。辽东地区满族贵族侵犯边境，对明王朝造成巨大威胁。

天资超人的朱彝尊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国家危机四伏、内外交困，朝中党争激烈，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在国家和民族的多难之秋，作为个人，纵然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也将会遭受命运不济的境遇。当朱彝尊十三岁时，浙西发生饥荒，出现人食人的惨剧。朱彝尊一家人生计窘迫，有时断炊，但父亲安度先生还能从容读书，

①② 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

③ 参考（美）魏雯德著，陈苏镇 薄小莹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第16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以诗酒自娱。朱氏家族此时的读书目的已经不再集中于科举，大乱将成，民不聊生是主要原因，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风气、政治前景、士人习气的失望。叔父芾园先生反感华丽文风，喜欢黄陶庵文章，用陶庵先生的文章来教授朱彝尊，同时更加关注对基本经典的学习。黄淳耀是一个甘于寂寞的醇雅儒者，文风朴素、人格独立。《明史·黄淳耀传》中说：“黄淳耀，字蕴生，嘉定人。为诸生时，深疾科举文浮靡淫丽，乃原本《六经》，一出以典雅。名士争务声利，独澹漠自甘，不事征逐。崇祯十六年成进士。归益研经籍，缊袍粝食，萧然一室。”^① 陶庵先生有感于当时士人的喜好名利，浮华不实，而转向学习六经，倡导圣贤之学。据《明史》记载，他弱冠时就著《自监录》、《知过录》，有志圣贤之学，并且十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凡语言得失，念虑纯杂，无不备识，用自省改。晚而充养和粹，造诣益深。所作诗古文，悉轨先正，卓然名家。”^② 黄先生的品行和文章是时代的产物，面对士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现实，他走向了对儒家思想资源的汲取。一介书生对世界奈何不了，所以只能在独善其身上下工夫，但对国家和民生的关心总是埋藏在心里的。芾园先生对陶庵的推崇不仅是因为他文章醇雅和六经娴熟，而且还由于他重视儒道，有着很高的人格有关。这种思想在明末清初有着广泛的代表性。

不过，在士人恢复儒学、重塑儒者人格的积极努力中，明王朝还是走向灭亡了，有的为王朝献身，有的屈节投降，有的逃向寺院道观，有的隐居民间，这一年朱彝尊正好十六岁。在兵荒马乱、惨痛激烈的历史巨变中，朱彝尊是一个旁观者，以他这样的年龄，他可以明白发生的一切，但不能阻挡事件的发生，甚至不能自保。亡

^{①②} 《明史》卷282，列传170，儒林列传一。